

心扉二帖

田榮先校監

（一）揪心

奇文共賞，美事也。

語文老師都喜歡在班中誦讀學生佳作，讓其他同學欣賞。可我總是無心作文，所以從未蒙老師青睞，將大作在班中朗讀，實在沒話好說。唯一例外的一次，是小學五年級時不幸被老師看中，將我嘔心瀝血之作宣讀出來，叫我抱憾至今。說不幸，說抱憾，不是戲言，而是因為這位老師不是選佳作誦讀，而是專挑一些劣筆讀出來，冷嘲熱諷，譏誚嗤笑，娛樂大眾。

依稀記得，作文題目是「勸友戒掉壞習慣」。記不起當時是勸朋友戒掉什麼惡習了，只記得洋洋灑灑幾百字，情深意切，擲地有聲，苦言相勸後，最後祝願朋友早日悔改。就是「悔改」一詞，觸動了老師的神經，捉個正着，當着全班同學宣問：「叫人悔改？田榮先，你自己悔改未呀？」全班哄堂大笑，而我則羞慚得只希望有個地洞給我鑽進去。

當年讀的是基督教學校，每天聽牧師講道都是叫人悔改，耳濡目染，很自然就只懂得用「悔改」一詞，不曉得茲事體大叫人悔改之餘，還可以輕輕地勸人「覺悟」、「改過」、或「省覺」，多虧這位老師的教導，此後我縱使覺悟也死不悔改，自甘沉淪！

* * * * *

五十六歲那年，有一天在公司旁的加油站入汽油，為我加汽油那位阿伯望着我那髮銀絲，不經意地問我為什麼沒有染髮，我坦然自若，隨口答：「人老了頭髮自然變白，有什麼好染？」

豈料那阿伯反應激動，大聲說：「不老！你除了頭髮白之外，樣子一點都不老！」

當下心裏蕩起連綿漣漪，真的好感動，感激這位知音獨具慧眼，居然看得出我只是天生異稟，並不是真的這麼老。沾沾然，心裏暗暗自喜：「其實，你也不是第一個這樣說的人了！」

這位染得一頭烏黑的阿伯繼續為我加汽油，眼睛盯着我，忽然問：「請問先生你貴庚？七十幾呀？」

像淋了一身冰水，不禁打了個冷顫，但坦白說，這種不大美麗的誤會也不是不曾發生，實在沒什麼大不了，於是也就心平氣和地告訴他，我還不到六十歲。

沒想到，我沒有被他的話刺傷，他反倒受到傷害似地追問：「未夠六十？那你豈不是比我還要年輕？！」

「阿伯，瞎子都看得出，你比我老啦！」我心裏有氣，沒說出口……

（二）寬心

中學年代，學校規定寫周記，每星期交一篇，由班主任老師「批改」。同學大多沒有把周記當作一回事，只是按規定將每星期的國際大事、香港要聞、讀書心得和生活瑣事隨意記下，草草幾筆便交「功課」。老師大多在文末大書一個「閱」字，周記便發還回來，從來不曉得班主任老師有沒有認真看我們寫什麼。這種君子之交，倒是和睦諧順，各自相安。

中二那年，班主任梁崇榆老師教我們國文，雖一派儒生，卻平易近人。在那個年代，我們對老師都畢恭畢敬，事之以禮，而為師者能教好一門課已經算是好老師，從來不會談什麼「師生關係」的。可梁老師不但沒有端起老師架子，更與我們打成一片，關心愛護每一位同學，讓我們感到受到尊重與得到信任。對着這位可敬的老師，我於是開始認真寫周記，將所思所感抒寫出來，而梁老師也不是一個「閱」字便了事，而是慢慢細讀，更會寫些鼓勵的說話或意見回應。就是這樣，激發了我的寫作興趣，認真寫作，與老師書翰往還，憑周記寄意，傾訴衷情。

我從來都不用心寫作，作文總是馬虎了事，結構散亂，更談不上文筆。但中二那一年，梁老師不但啟發了我對中國文學的興趣，更肯定了我的寫作潛能，在班中讚賞我的文采，稱讚我是「記敘文高手」，更在那學年給我「周記寫作優良獎」，贏了幾位寫作經常獲獎的同學。事隔四十多年，一位同學跟我說起這件事，還是恨得牙癢癢的！

文章是好是壞姑且不說，但感謝恩師的啟迪與鼓勵，讓我學習享受寫作的樂趣。

三哥跟我同年入學，自小同級同班，所以認識的同學都一樣，但因我得天獨厚，蒙「老」天格外恩待，所以自小都比三哥長得「老」成持重，認識了半個世紀的老同學，至今還是搞不清我兄弟倆誰較年長，總是以為我是哥哥，每每要我更正，只是過後又依然故我，還是堅持我是哥哥，要我老人家不厭其煩地更正，大家都習慣了。

有一次，一位自小學已認識我們兩兄弟的同學跟我問起三哥：「你弟弟……」話還沒有說下去，我一如既往的澄清：「田熾先比我大，是我三哥呀！」這位同學愣一愣，愕然驚問：「吓？原來你弟弟比你大！」縱使是比我大，三哥還是要當弟弟，老同學就是這麼可愛。

不僅是三哥，就是與其他同學相比，我都要比他們長得老態，同學聚會時，酒樓員工常把我當作老師，女同學更要跟我劃清界線，不願意在其他人面前認我是同班同學。大家都愛以此開玩笑，嘻嘻哈哈，一笑置之，不以為然。

倉促歲月，急景流年，既倉皇又無奈，晃晃眼大家都年邁耳順，古稀在望了，何須爭朝夕？有人說，拼搏了一輩子，辛辛苦苦才把頭髮熬白，幹嗎又要把它染黑？

姑露天機：白髮是榮耀的冠冕，聖經說的，我欣然。